

every thing is illumi nated

33

[美]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 著 | 杨雅婷 译

我将静静地走，我将在黑暗中打开门…… 世界的开始通常来临。 一切皆被照亮。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every- thing is illumi- nated

[美]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 著 | 杨雅婷 译

33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了了/(美)弗尔(Foer, J. S.)著;杨雅婷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书名原文: 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ISBN 978-7-208-08698-2

I. 了… II. ①弗…②杨…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7629号

策划编辑 刘志凌
责任编辑 袁晓琳
装帧设计 尚燕平



了了

[美]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 著
杨雅婷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29,000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698-2/I·704

定价 28.00元

一场非常严苛的旅程之起始的序曲

我的法定姓名是亚历山大·普乔夫。但是我的众多朋友全都封我亚历克斯，因为那是我的法定姓名的一个讲起来比较松弛的版本。母亲封我“亚历克斯别再脾气我了¹！”，因为我总是在脾气她。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总是在脾气她，那是因为我总是和朋友在别的地方，并且散播好多的通用货币，还执行好多可以脾气一个母亲的事情。父亲以前封我“羊皮帽”，因为我就算在夏天也披戴着那顶毛毡帽。后来他停止这样封我，因为我命令他停止这样封我。这个名字在我听来很孩子气，而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非常雄纠纠而有生殖力的。我有很多很多的女孩，相信我，而且她们每个人都为我取了不同的名字。有一个封我“宝宝”，不是因为我是个小宝宝，而是因为她照顾我。另一个封我“整夜”。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我有一个封我“通用货币”的女孩，因为我在她周围散播了好多的通用货币。她可是咂着我的唇殷殷期盼这种事会发生。我有一

1 意为“亚历克斯别再惹我生气了”，这是对亚历山大蹩脚英语的直译，通篇相关语句均采用此种方式。——编注

个封我“亚历”的迷你兄弟。我并不怎么中意这个名字，但是我非常中意他，所以好吧，我准许他封我亚历。至于他的名字，他叫小伊哥，不过父亲封他“笨仔”，因为他总是漫步撞上什么东西。仅仅在过去四天，他才因为对一堵砖墙处置失当而弄青了眼睛。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母狗叫什么，她叫小小山米·戴维斯。她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小山米·戴维斯¹是我祖父钟爱的歌手，而这只母狗是他的，不是我的，因为我不是那个以为自己瞎了眼的人。

至于我，我产于一九七七年，跟这个故事的主角同年。实情是，我的生活一直都非常平凡无奇。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我独自做、也跟别人一起做许多好事，不过它们都是平凡无奇的事。我中意美国电影。我中意黑人，特别是迈克尔·杰克逊。我中意在敖得萨有名的夜总会散播非常多的通用货币。蓝宝坚尼跑车棒极了，卡布奇诺咖啡也是。许多女孩想用许多不错的排列方式和我一起充满肉欲，至于“酩酊袋鼠”、“高尔基呵痒”和“顽强不屈的动物园管理员”等等就不用说了。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和我在一起，那是因为我是一个相处起来非常物超所值的人。我这个人很家常，而且又严重地滑稽，这些都是致胜因素。然而尽管如此，我知道许多人都中意快车和有名的迪斯科舞厅。好多人都会表演“人造卫星贴胸调情”——这种事最后总是以黏滑滑的下面终结——多到我就算用上所有的手也数不完。甚至有好多人名叫亚历克斯。（单单我家就有三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如此欢欣鼓舞地到陆兹克去为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做翻译。那将会是件不平常的事。

1 Sammy Davis Junior, 美国名黑人歌手，后来皈依犹太教。——译注。下同。

在大学第二年的英文课上，我表现得义无反顾地好。这是我所做的一件非常高贵的事，因为我的老师脑袋之间都是狗屎。母亲非常以我为荣，她说：“亚历克斯别再脾气我了！你让我如此以你为荣。”我探询她买一条皮裤给我，但她说不行。“短裤？”“不行。”父亲也觉得很骄傲。他说：“羊皮帽，”然后我说：“不要那样封我。”然后他说：“亚历克斯，你令母亲如此以你为荣。”

母亲是个谦卑的女人。非常、非常谦卑。她在一家距离我家一小时的小餐馆辛劳。她将食物和饮料呈交给那里的顾客，并且对我说：“我花一个钟头骑公共汽车到这里来工作一整天，做我痛恨的事。你知道为什么吗？这都是为了你，亚历克斯别再脾气我了！有一天你将为我做你痛恨的事。这就是身为一家人的真义。”她没掌握到的是，我已经在为她做我痛恨的事了。当她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洗耳恭听。我按捺住自己，不为微不足道的零用钱抱怨。而且，我有没有提过，我脾气她的程度，其实还比不上我真正想做的程度？但我不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才做这些的。我做这些，因为它们和基本礼仪。这是主角教我的一句习惯用语。我做这些，因为我不是他妈的大混蛋。这是主角教我的另一句习惯用语。

父亲为一家命名为“文化遗产游览公司”的旅行社辛劳。这家旅行社是为犹太人开的，就像这个故事的主角一样，他们渴求离开那尊贵的国家美国，前来造访波兰和乌克兰的卑微小镇。这些犹太人试图挖掘他们的家人一度存在过的地方，父亲的旅行社总计为他们准备了一位翻译员、导游和司机。好吧，直到这次航行之前，我从来没遇见过任何犹太人。不过这是他们的错，不是我的，因为我一直都很愿意认识一个犹太人，甚至可以写说我一直对这件事抱持

着温凉的态度。我将再次说实话，并且提到，直到这次航行之前，我一直以为犹太人的脑袋之间都是狗屎。这是因为对于犹太人的了解，只限于他们会付给父亲许多通用货币，为了能够从美国到乌克兰来做假期。但是后来我遇见乔纳森·萨福兰·弗尔，而我要告诉你，他的脑袋之间没有狗屎。他是个灵敏有创意的犹太人。

至于笨仔也一样，我从来不封他笨仔，只封他小伊哥，他是个一流的男孩。我现在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将变成一个非常雄纠纠而有生殖力的男人，以及他的脑袋里将有许多肌肉。我们不大量交谈，因为他是一个如此静默的人，但我确定我们是朋友，而且我想，就算我写说我们是登峰造极的朋友，也不算是在说谎。我一直在个别指导小伊哥如何成为这个世界的男人。举例来说，我在往昔三天展示他一本猥亵杂志，以便让他被估量我充满肉欲时采取的许多姿势。“这就是六十九，”我告诉他，把那本杂志呈现在他面前。我把手指——两根指头——放在那个动作上，好让他不会忽略它。“为什么它封六十九？”他问，因为他这个人有着如火中烧的好奇心。“因为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发明的。我的朋友格里高利认识那个发明者的侄子的朋友。”“那人们在一九六九年以前都做什么？”“只有吹喇叭和磨浆盒，但是从来没有人异口同声地合唱过。”如果交由我处置的话，他将会被塑造成一个VIP。

故事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但是，首先我得承担起复诵自己俊美外貌的重担。我长得毫不含糊地高。我认识的女人没有比我更高的。我所知道的比我高的女人都是女同性恋，对她们来说，一九六九是非常重大的一年。我有英俊的头发，从中央劈开。这是因为当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母亲

曾将它们侧劈，而为了脾气她，我将它们从中央劈开。“亚历克斯别再脾气我了！”她说，“你头发那种劈法，看起来就像心智失常一样。”她不是故意这样说的，我知道。母亲老是讲出一些我知道她不是故意要讲的话。我有一个贵族的微笑，而且喜欢揍人。我的胃非常强壮，虽然它当前缺乏肌肉。父亲是个肥胖的男人，母亲也是。这并不令我烦恼，因为我的胃非常强壮，即使它看起来很肥。我将描写我的眼睛，然后再开始讲这个故事。我的眼睛是蓝色的，而且灿烂辉煌。现在我要开始讲这个故事了。

父亲从文化遗产游览公司的美国办事处获得一通电话。他们要求一名司机、导游和翻译员，为一名将在七月份的破晓来到陆兹克的年轻男子服务。这是一个很麻烦的恳求，因为在七月破晓，乌克兰将庆祝它的超现代宪法的第一个生日，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国家主义，而且有许多人将去外国度假。这是个不可能的情况，就像一九八四年奥运一样。但父亲是个令人震慑的男人，总是能得到他渴望的东西。“羊皮帽，”他在电话上对我说，那时我正在家里享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纪录电影，《〈悚栗〉的制作》¹，“你今年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语言？”“不要封我羊皮帽。”我说。“亚历克斯，”他说：“你今年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语言？”“英语。”我告诉他。“你学得又好又棒吗？”他问我。“我很流畅。”我告诉他，希望可以令他骄傲到足以买一张我梦想中的斑马皮椅套给我。

“好极了，羊皮帽。”他说。“不要那样封我。”我说。“好极了，亚历克斯。好极了。你必须报废你为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所拥

1 《悚栗》(Thriller)是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之一，发行于1982年。纪录片《〈悚栗〉的制作》，曾获得1984年第27届葛莱美音乐奖的最佳音乐录像带专辑奖。

有的任何计划。”“我没拥有任何计划。”我对他说。“你有。”他说。

现在是提起祖父的良机。祖父也很胖，但是比我的父母还要胖。好吧，我会提到他。他有金牙，并且在脸上培育了丰盛的毛发，以便在每天的暮色中梳理它。他在许多职业上辛劳了五十年，主要是耕作，以及后来的机器操纵。他最后的职业是在文化遗产游览公司，从一九五〇年代起便在那儿着手辛劳，坚持不懈直到最近。但是现在他退化了，住在我们这条街上。我祖母在往昔两年死于脑中的一个癌，然后祖父就变得非常忧伤，并且照他所说的，变瞎了。父亲并不相信他，但还是为他购买了小小山米·戴维斯，因为导盲母狗不只是给盲人用的，也是给那些为寂寞的负面因素苦苦思念的人。（我不应该用“购买”这个词，因为实情是，父亲并没有购买小小山米·戴维斯，只是从遗忘狗之家收到她。因为这个缘故，她不是一只真正的导盲母狗，而且也精神错乱了。）祖父把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消散在我们家看电视。他时常对我大吼大叫。

“沙夏！”他吼道，“沙夏，不要这么懒惰！不要这么没用！找点事儿来做！做点儿有价值的事！”我从来不顶嘴他，也从来不敢故意脾气他，而且从来不了解有价值是什么意思。祖母去世以前，他并没有这种令人倒胃口的习惯，对着小伊哥和我大吼大叫。我们由此确定他不是故意的，也因此能原谅他。有一次我发现他在电视前哭泣。（乔纳森，关于祖父的这部分，你一定要三缄其口，好吗？）当时正在展出气象预报，所以我确定令他哭泣的不是电视上的某个忧伤事物。我从来没提起过这件事，因为不提它是一种基本礼仪。

祖父的名字也是亚历山大。尚有父亲的名字亦然。我们都是

各自家庭中的长嗣继承子，这个身份带给我们巨大的荣耀，其规模有如棒球这项在乌克兰发明的运动一般。我将封我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大。倘若你想知道如果我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你，他不会是个女孩。祖父于一九一八年产于敖得萨。他从来没离开过乌克兰。基辅是他所旅行过的最遥远的地方，而且他是为了当我叔叔娶“母牛”的时候去的。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祖父会个别指导我说，敖得萨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因为伏特加很便宜，女人也一样。祖母去世以前，他会制造笑话逗她，说他如何爱上了其他不是她的女人。她知道那只是笑话，因为她会大量地笑。“安娜，”他会说，“我要娶那个戴粉红帽子的人。”而她会：“把她嫁给谁？”¹然后他会说：“嫁给我。”我会在后座笑个不停，而她会对我说：“可你根本不是牧师呀！”然后他会说：“我今天是。”然后她会：“你今天信上帝了？”他会说：“我今天信爱情了。”父亲命令我不许向祖父提起祖母。“那会让他忧伤，羊皮帽。”父亲说。“不要那样封我。”我说。“那会让他忧伤，亚历克斯，而且那会让他以为自己更瞎了。让他忘掉吧。”所以我从不提起她，因为除非我不想，否则我都会照父亲的交代行事。另一个原因是，他是个一流的打击手。

打过电话给我后，父亲打电话给祖父，通知他他将成为我们这趟旅程的司机。如果你想知道谁会当导游，答案是不会有导游。父亲说，导游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因为祖父从他在文化遗产游览公司工作的那些年里得到了肥厚的见闻。父亲封他专家。（当他

1 英文marry同时有“结婚”和“主婚”的意思。在这个玩笑中，祖父逗祖母说他要娶另一个女人，祖母则故意曲解他的意思。

这么说的时侯，说起来似乎非常合情合理。但是乔纳森，明鉴于后来所发生的每件事，你对这种说法作何感想？）

当我们三个人（三个叫做亚历克斯的男人）那晚齐聚在父亲的屋子里交谈这趟旅程时，祖父说：“我不想做这件事。我已经退化了，而且我不是为了必须执行这种狗屎工作才退化的。我跟这事完全没有关系。”“我不管你想要什么。”父亲告诉他。祖父猛槌桌子吼道：“不要忘记谁是谁！”我以为这次谈话就到此结束了。但是父亲说了一句古怪的话：“求求你。”然后他说了一句更古怪的话。他说：“父亲。”我必须坦白招认，他的话里有好多我不懂的东西。祖父坐回他的椅子，说：“这是最后一回。我决不再做下一次。”

于是我们拟定计谋，以便在七月二日下午三点到利沃夫火车站取得主角。然后我们将会待两天在陆兹克地区。“陆兹克？”祖父说，“你没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陆兹克。”“是陆兹克没错。”父亲说。祖父变成在沉思中。“他在寻找他外祖父出身的城镇，”父亲说，“而且有个人，他称呼她奥格思婷，在战争中抢救了他的外祖父。他盼望写一本关于他外祖父的村庄的书。”“喔，”我说，“所以他很聪明啰？”“不，”父亲纠正我，“他有低等的脑子。美国办事处通知我，他每天打电话给他们，制造出难以计数的白痴问题，都是关于如何寻找合适的食物。”“一定会有香肠的。”我说。“当然，”父亲说，“他只是个白痴。”我要在这里重复，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个非常灵敏有创意的犹太人。“那个镇在哪里？”我问。“镇名叫做查钦布洛德。”“查钦布洛德？”祖父问。“它离陆兹克将近五十公里，”父亲说，“他拥有一张地图，而且对这

个地方的经纬坐标值非常有信心。要找到它应该很简单。”

父亲安歇后，祖父和我又观看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视。我们都是那种非常拖延地保持清醒的人。（我本来即将写说我们都享受拖延地保持清醒，不过那就不忠实了。）我们观看了一个在荧光幕底部有俄国字的美国电视节目，讲的是一个中国人，他会诡计多端地使用一个火箭筒。我们也观看了气象预报。气象预报员说第二天的天气会非常不正常，不过接下来的那天就正常了。在祖父和我中间，有一片你可以拿弯刀来切的静默。我们其中一个人惟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是当他在一段麦当劳麦猪堡的广告中旋转向我，说：“我不想开十个钟头的车，到一个丑陋的城市去照料一个非常被宠坏的犹太人。”

那是一七九一年三月十八日，查钦B的双轴马车或许有，或许没有把他压在布洛德河的河底。W家的双生小姊妹是最早看到那些稀奇古怪的残渣浮上水面的人：蜿蜒如长蛇的白绳、五指伸张开来的绒手套、光秃秃的线轴、脏兮兮的夹鼻眼镜、覆盆子和博伊增莓、粪便、荷叶褶饰、喷雾香水瓶的碎片，还有一纸立志书的手稿，以滴血般的红墨水写着：我将……我将……

汉纳放声大哭。香娜涉水走进冷冽的河水中，把裤管底端的系带拉到膝盖以上，一面往更深处走，一面将不断浮上来的生命残迹拨扫到身体两侧。你们在那里干什么！耻辱的放高利贷者阳可D叫道，蹒跚地走向那两个女孩，沿途踢起岸边的泥巴。他朝香娜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则一如往常地举在胸前，遮掩那颗彰显其罪过的算盘珠子——村镇公告强制他用一根绳子把这颗算珠戴在脖子上。不要到水里去！你们会受伤的！

善良的鱼饼冻贩子毕邹·毕邹R，从自家的明轮船上看到这场骚动。他的船用麻绳系缚在一个捕鱼用的网栅上。那边出了什么事？

他对着岸上大喊：那是你吗？阳可？有什么麻烦吗？

是“令人敬重的拉比¹”的双生女儿，阳可回喊道，她们正在水里玩，我担心有人会受伤！

最稀奇的东西冒上来了！香娜笑着拍水，泼溅在她四周宛如花园般愈长愈繁茂的一大堆物品上。她捡起一个婴儿娃娃的双手，还有一个大摆钟的指针。伞骨。万能钥匙。这些物品附着在由气泡连结成的许多顶冠冕上，从水底一路往上升，气泡一到达水面便爆开了。双胞胎中年纪稍微小一点、胆子却比较大的香娜，用手指耙梳着河水，每一次都捞起新的东西：黄色的纸风车、泥糊糊的手镜、塌陷的勿忘我花瓣、淤泥和裂开的黑胡椒、一小包种子……

但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个性也比较谨慎的姊姊汉纳——长得与香娜一模一样，惟一不同的只是她的两道眉毛被中间的毛发连结到一块儿——哭着从岸上观看这幅景象。耻辱的放高利贷者阳可将她揽进臂弯，把她的头按在自己的胸前，喃喃念道：没事了……没事了……，同时又向毕邹·毕邹叫道：划到“令人敬重的拉比”那儿，把他带过来。也把医师曼纳沙和律师艾萨克一起带来。快去！

疯乡绅索非欧卡N从一棵树后面冒了出来，他的名字日后将代表这个犹太小镇，出现在地图和摩门人口调查记录上。我看到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他歇斯底里地说，我目睹了一切。那辆马车跑得太快，这条泥巴路禁不起那种速度——惟一比赶不上自己的婚礼更糟的事，就是赶不上原本应该成为你的妻子的那个女孩的婚礼——然后它就突然把自己翻倒了，而且，如果这不完全是事实的话，那么

1 拉比，犹太教或犹太社会的宗教领袖。

马车就没有把自己翻倒，而是它自己被一阵从基辅或敖得萨或随便什么地方吹来的风刮翻的，如果这似乎还不太正确的话，那么实际发生的情况便是——我以我洁白如百合的名声起誓——有一位羽翼如墓碑般沉重的天使从天而降，把查钦带回天堂去了，因为查钦人太好，这个世界配不上他。当然啰，谁不是如此？我们全都是太好的人，谁也配不上谁。

查钦？阳可由着汉纳拨弄自己脖子上的示罪珠，问道，查钦不是那个来自陆兹克，半年前死于肺炎的鞋匠吗？

看看这个！香娜叫道，把一叠春宫纸牌中的一张品玉J卡高举过头，咯咯笑着。

不对，索非欧卡说，你说的那个人叫查纯，他的名字里有个u，而这个查钦的名字里用的是i¹。而且，查纯死在“最长的一夜之夜”。不，等等。不对，等等。他的死因是身为一个艺术家。

还有这个！香娜高兴得尖叫起来，举起一张已经褪了色的宇宙图。

别待在水里了！阳可提高嗓门对着她喊。他其实不想用这么大的嗓门对“令人敬重的拉比”的女儿，或是任何年轻女孩说话。你会受伤的！

香娜跑上岸。深绿色的河水模糊了黄道十二宫，星图沉入河底，像面纱般覆盖在马儿的脸上。

镇上的百叶窗板因为这场骚动而纷纷打开（好奇心是镇民所共享的惟一一样东西）。意外事件发生在小瀑布旁。这段河岸标示着

1 查钦，Trachim。查纯，Trachum。

一条目前所使用的分界线，将这个犹太小镇划分为两个区域：一边是犹太四分之一区，另一边则是俗人四分之三区。一切所谓的神圣活动，诸如教义研究、遵照教规进行的洁净屠宰、讨价还价等等，都在犹太四分之一区里进行。而那些与日常生活经验相关的凡俗活动，像是世俗的研究、公众审判、生意买卖等等，则发生在俗人四分之三区。横跨在这两区之上的，是“挺立派”的会堂。（至于收藏经卷的壁龛本身，则沿着划分犹太区与俗人区的分界线建造，以便让抄录托拉圣经¹的两个卷轴，各有一卷存放在两个区域里。）随着神圣事务与世俗事务的相对比例改变，这条用粉笔从拉齐维尔森林画起，一直画到河边的分界线，也会跟着改动——这种改变，通常不过是往这个或那个方向调整毫发般的距离罢了，除了一七四六年紧接着“捶胸大屠杀”发生之后的那个钟头，在那个钟头里，整个镇完全成了世俗的区域。随着分界线移动，整座会堂也会被抬起来改变地址。一七八三年，人们为会堂安装了轮子，让这个镇易于不断调整其犹太性与人性的安排。

我听说这里发生了意外。谦卑的古董商施洛姆W气喘吁吁地说。自从妻子早逝后，他便再也无法与自己的任何一座大烛台、小塑像或沙漏分离，只能靠别人的善心救济维生。

你是怎么知道的？阳可问。

毕邹·毕邹去找“令人敬重的拉比”时，从船上对着我大叫。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尽可能地敲遍了所有的门。

做得好。阳可说。我们需要发布一份村镇公告。

1 Torah，希伯来圣经，为犹太教义与律法之依据。

我们能确定他死了吗？有人问。

相当确定。索非欧卡说。他死的程度就像他在父母相遇前的状态一样。也许还要更死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他至少还是他父亲鸡巴里的一颗子弹，以及他母亲肚子里的一个空洞。

你有没有试着救活他？阳可问。

没有。

遮住她们的眼睛。施洛姆告诉阳可，同时比了个手势指着那两个女孩儿。他很快地脱下衣服——露出一个比多数人都大的肚子，以及覆满卷曲缠结的粗黑毛发的背部——潜入水中。羽毛随着起伏的水波涌上他的身体。断线的珍珠和脱落的牙齿。血块、墨尔乐葡萄酒瓶，还有吊灯的水晶碎片。由水底升起的残骸愈来愈浓密，直到他再也无法看见眼前的双手。在哪儿？在哪儿？

找到他了吗？当施洛姆终于浮出水面时，律师艾萨克问道。不清楚他沉在河底有多久了？

他是单独一个人，还是跟妻子在一块儿？悲伤的珊姐T问。她是死去的哲学家品查斯T的遗孀。品查斯在他惟一一篇著名的论文《致尘土：你从人而来，亦将回归于人》中，主张在理论上，生命与艺术的关系将有倒转的可能。

一阵强风扫过这个小镇，令它呼呼作响。那些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研究晦涩经文的人抬起头来。正在赔罪、许诺、改善关系和找借口的恋人们陷入了沉默。寂寞的蜡烛匠摩德差C将双手浸入一大缸温热的蓝蜡中。

他的确有个妻子。索非欧卡插嘴，他的左手深深探进自己的长裤口袋里。她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她有一对肉感无比的奶子。天